



浮山黄栌艳如裳

卫刘芳

虹霓,是一种自然现象,多在夏季雨后出现。虹是外红内紫,霓正相反。在古书《山海经》中,它是一种双头神兽,色艳为雄,叫虹;色淡为雌,叫霓。无论在科学界还是神话界,它都是一种极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色系。10月末,当我站在浮山顶峰时,我看到了山野间的虹霓。对,它不在天际,不在传说,就在目力所及处。

它直抒胸臆笼罩四野。它是一袭美人的霓裳,随风起伏,迷离了世人的眼。在陈凯歌导演的《妖猫传》中,高力士毕恭毕敬地询问华清池边的杨玉环:“皇上让我问你,他送你的这件红色霓裳,你喜不喜欢?”是正脱靴的李白,回首对着身着霓裳的杨玉环脱口而出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。你看,山野间的红叶,不声不响,竟然能让人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大唐盛世的影像——它的静是“枝头闹”,不在肢体在于气势。

端详红叶,呈椭圆形,并不是枫叶的掌状。“它是黄栌。”一位就职林业的朋友告诉我。一查,原来曾经咏叹过的一种葱茏如粉烟的花,就是黄栌的花。原来,花开时它是浪漫多情的少女“叠翠烟罗寻旧梦”,花落它脱胎换骨成气象万千的大女主。它一身优点,耐寒易植,除了可药用,本身还可提取黄色染料,此色在日光下黄泛红,烛光下红泛黄,自隋到明一直是“天子服”专用。黄栌的习性,还真合适誉人。

浮山虽海拔千米,但铺设皆是坡道,较易于攀登。山路蜿蜒,隐于山脉间,像竹筒被徐徐展开。远山近岭叠翠,似音符流动,高低自成韵致。俯视,丹河在山脚下使性子,扭身就是个大转弯又拂袖而去,其色泽如高古绿玉,温润厚重。在漫山遍野的黄栌中,一院青砖灰瓦的建筑挑脊微露,一旁碑文四个大字“碧霞元君”。在民俗学中,这位女神代表的是传衍子嗣、护佑育子的母亲形象。它曾经受过多少香火,为多少家庭福祉尽过力,不得而知。如今大门紧闭,只有层层黄栌叶扫过高墙和宝顶。

一把青花瓷水壶端正正摆放在高不可攀的窗棂前。圆形的窗户嵌着花格眼木窗棂,却被堵得没有一丝缝隙,显得暮气沉沉。唯独这把壶,给予这栋建筑整个生气。有无人机盘旋,它甚至与我不过数米,我拍我,我拍它,彼此成为“桥上的风景”。它最后小心翼翼地落在一群正在烹茶的青年前。嘿,如今的年轻人真是会生活,竟然带了整套茶桌茶具,把酒对清风,休闲与工作并进,真是神仙日子。

我们并肩,一起等着溱心蛋般的夕阳,以极快速度坠落。一切刚刚好,这秋,没有萧条,只有四季更替的祥和。

沙湖之美

我怎么也不会想到,在宁夏沙漠深处,有一处浩瀚茫茫的景观,人们称之为塞上明珠,也就是传说中的沙湖。

曾经有位诗人面对沙湖感慨道:“在北国,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山水景观,不说是惊天之美,也够得上勾魂之妙……这是上天用五彩神笔为宁夏人勾勒出一幅绝妙丹青,或者是盘古用巨剪从锦绣江南裁下的一块美妙春色,然后补贴到这遥远的塞上平原。”在我的印象里,这可能是对沙湖最贴切的描写了。当我带着这位诗人的描写走进沙湖时,沙湖的美,让我再也想不到用

更多的词汇来赞美它,不管是江南氤氲的水乡还是北方宽广的湖海,沙湖那种富有诗意的韵味都可以说得上“此景只能出宁夏”。

沙湖位于贺兰山下、黄河之畔,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央,有这么一大片水域面积,这也许是宁夏人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。在这里既有大漠戈壁的苍凉,又不失江南水乡的秀美,浩渺烟波的沙湖,给人一种脱离烟火气的静谧与安详,飘浮在湖上的白云,为湛蓝的天空增添了一丝灵动。泛舟湖上,游艇划过的波纹好像是一行行赞美的诗句,那卷

起的浪花仿佛在抒写着沙湖的柔美,一条狭窄的芦苇巷,把我引向湖水的中心,苇荡深处不时有歌声传来,几只飞鸟从头顶掠过,让人们多了一份遐想。

当船划过“百鸟乐园”,也许是人们的兴奋声惊动了在这里栖息的鸟儿,一群不知姓名的小鸟乌云般把整个蓝天遮挡得留一丝云彩。站在小岛上,看鸟儿在这里自由地歌唱、翱翔,那种久违的兴奋溢于言表,此时,多想做一只小鸟,可以自由地在这里飞翔舞蹈。

沙湖的美吸引着每一个对它向往

山东辣疙瘩



成石

又到每年腌菜的时候了,这时,我不由想起父亲做的山东辣疙瘩。

其实,山东辣疙瘩就是太原人所称的芥疙瘩。芥疙瘩有点辣味,所以山东人称之为“辣疙瘩”。

父母在世的时候,家里买回芥菜后,母亲用芥菜叶做酸菜,父亲则用芥疙瘩做“辣疙瘩”。他说山东人做的辣疙瘩好吃,吃到第二年夏天也坏不了。

父亲将辣疙瘩洗净,浸泡在水中,撒少许盐浸泡一天一夜,这样就能除去辣疙瘩的辣味。第二天,父亲把辣疙瘩放入大缸中,一层辣疙瘩,一层大粒盐和五香粉;装满缸后,父亲就往里面添水了,水要没过辣疙瘩,然后再用石头压上,倒上一些白酒,山东辣疙瘩就腌成了。

母亲在一旁看着,咂着嘴说,辣疙瘩做法就是不一样。父亲说,辣疙瘩要用酒酿,这样辣疙瘩好吃也坏不了。

果然,我家的辣疙瘩一冬天都坏不了。吃辣疙瘩时,父亲要用水浸泡一个小时,然后清洗几遍,控干水分,切成细丝,再加上点味精、酱油、葱丝和香菜,滴上几滴香油,拌一拌,香喷喷的辣疙瘩丝就做成了,嚼的时候,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,却没有一点芥疙瘩的辣味。

吃辣疙瘩的时候,父亲还要讲述山东老家吃辣疙瘩的习俗。他说,山东人的主食是煎饼,夏天吃煎饼要卷大葱,冬天吃煎饼就要卷辣疙瘩丝,反正离不了辣。他还对我说,解放军打淮海战役的时候,你姑父参加了支前大军,给部队送饭,送的就是煎饼和辣疙瘩。父亲说着嚼着,竟嚼出满脸的骄傲。

父亲去世后,我就再也没有吃过山东辣疙瘩。

那年,我们去山东枣庄抱犊崮旅游,正好我表姐就住在抱犊崮附近的山村里。游览了抱犊崮后,我们来到表姐家串门。表姐忙着要给我们做饭。我说,“姐,我们就想吃煎饼和辣疙瘩丝。”表姐说,“那还不是现成的”。说着便从大缸里夹出几块辣疙瘩,用温水浸泡了一会儿,捞出来控干水,切成细丝,浇上佐料,一盘香喷喷的辣疙瘩丝就端上了桌面。

表姐把煎饼也烙好了,我就学着山东人的习俗,煎饼卷着辣疙瘩丝,吃得喷香。



南阳圪洞山之行

唐中才

岁月忽已远,山河又晚秋。在从太原去南阳圪洞山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,好在到娄烦县米峪镇时阳光从阴霾的天空中洒了下来,顿时日朗云清。

我们进了独石河村西的一个山峪,这里一溪悠悠秋水,晶莹剔透,或聚成潭,或散为碎玉,或迎面扑来,又隐入荻苇之中,一路与我们随行。不远处,一片醋柳丛林如一抹霞光落在山坡上;山谷中鸟雀啾啾,和以水音淙淙,尤似碧玉弄箏般有着宫商之美。正修筑中的路略显泥泞,脚下偶见的卵石却很有特色,白似皎玉,绿如青翡,墨胜重黛。有黛石骤现,色似夜穹,却繁星点点,令我不禁想起故乡,那里我也曾有这样的遇见。

我们陡然攀升800米高程后就登上了山顶,大家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穿行在原生态山林中。云杉针叶散落,桦树枯木乱横,脚下是松软的腐土枯叶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,不时还有褐马鸡的鸣叫声。那些树木斜长着,朝着阳光的方向,挺拔有余,错落别致,松密有度,仿佛有人刻意种下似的。青苔染上了顽石,蓊郁葱茏犹似微观的绿海翠岭一般;苔藓有的爬满了树杆,有的染绿了木耳,令这萧

瑟苍凉的晚秋平添了许多生命的希望。

我们的左手山下就是通往云顶山的景区公路。向远望去,轻烟笼寒,远山一重复着一重,山上的风车闲散地转着。眼前一处高峰直入天地之间,银光四射明烛一方,这个时节,这里已是苍山负雪。那绕在高山的云团变幻莫测,裹挟在天地之间,忽来忽去,忽隐忽现。同行者说那边高峰是云顶山观日出的最佳之所。而望我们的右手侧则是一派茫茫长岭,沟壑纵横,一望无垠。

依岭行来,一路所见桦木腐而生茸,牛马不系而游牧山峦,尤其惊讶在这百草荒芜的山地,竟然生长着一种似蒲公英的野花,叶子早已枯萎,只一朵花伏地而正盛开中。我采了茸,撷了花,放入了我的行囊中。这片山川古名南阳山,南阳圪洞山是其主峰之一,山势崔巍,而山下就是远墟人家。这些看似枯萎荒漠的地方,总有生命的力量涌现。

这就是我倾慕已久的山川净土,只要脚步欲及,足以行千里之途;只要眼里有光,心中有爱,这秋色就会让我们如愿相见。



邢丹阳

的人,这里既有大漠孤烟的凄美,也有烟波浩渺般的婉约,它就像一块绿宝石镶嵌在黄土高原和沙漠的深处,沙中有湖,湖中有沙,它们就这样相偎在一起,含情脉脉矢志不移,从而演绎着蒙古姑娘贺兰和党项族男青年汉的凄美爱情传说。

赤脚走在沙漠上,一座沙丘连着一座沙丘,高低起伏,就好像不断涌向岸边的波浪,一波连着一波。几峰骆驼驮着人行走在沙漠中央,只有静静的沙湖带着黄土高原的温暖,成为人们心中一抹不变的情怀。